桐江集

桐江集目錄

卷三

桐江集卷三

元　方　回　撰

讀潛虛疑跋

揚雄太元八十一首一首九贊以配乎天之三百六十六晝夜其中首起於冬至司馬公潛虛五十二名一名之變始於元終於餘各一變以配乎天之三百六十日其法亦始於冬至子雲自謂以元準易而張敦實又以虛為準元回有所未喻夫易自一奇一耦而為兩儀自一陰一陽加奇耦而為四象自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又加奇耦而為八卦又加奇耦以至於六十四卦一卦六

爻為三百八十四爻其所以占吉凶悔吝有千變萬化不可窮之妙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巳陰四卦二十四爻分配四季為二十四氣而以復卦七日來復為六日七分之說以三百六十爻分配一年聖人作易本不如是之拘也皆出於漢儒傅會之說子雲之元準之歷法則若可觀矣以之準易則一首為四日半占得其日之贊或其夜之贊以定吉凶則臆說固未必果驗徒有其辭頗若瑰瑋可喜耳司馬公之虛一名七變一變為一曰其吉凶臧否恐亦無驗而所謂取法五行為宮商角徵羽加變徵為一名七贊者此杜撰一也齊為中無

位元為始餘為終皆一變不占它五十二名之初亦皆
不占不知此何所據此杜撰二也五十二名各一變外
三名無一位兩皆一變實五十五名以性動情事德家
國政功業自柔至隆五名而分一字以元衰散餘齊五
名為形之運總十一字以括之雖若每五名皆配五行
合天地五十五之數然其實意義不通倫序無理此杜
撰三也且其五十五名之所以立惟柔剛容言等字不
事深僻其他故為改更以示難解如喜怒哀樂則易曰
繇濟羅湛如進退動静則易曰前却妥蠢如仁義禮智
則易曰譔宜喆憂如夫婦子父則易曰特偶續考如師

衆君臣則易曰范徒林隷則又皆杜撰之淺近自謂文以艱深若足以惑人者其不為子雲之床下床吾不信也子雲以元凖易不得其輿更輿字面如擬復則易之曰周殊不知卦之所復蓋取夫陽之來復豈但一歲之運周而復始之復哉凡此者類皆可笑惟吾文公深闢之他人則鈍者不曉不敢議聰明者怳其小而不察其大也且易之占乘承應否內外正悔或得全卦或得一爻天子庶人若貴與賤隨所得而義無窮不占而玩亦足進德若元輿虛徒能巧取名數擬配歲紀以為美觀而於占則甚淺於義理則拘而不通學者勿惑焉可也

文公謂潛虛非司馬公全書好事者僞成之云

讀明道先生詩跋

明道先生詩閑來無事不從容此與曾晳言志事似之而實非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人能誦之然尾句微露豪氣步驟頗似康節如莫辭盃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等句前輩皆嘗拈出矣予披讀全集佳句極多如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云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逡奄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又云下馬問老僕言公

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又云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此三首雖倉卒遊戲世之苦心極力賦詩者未必能到此也其代挽王宣徽遊崇福宮有云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豈不華麗如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如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香杳靄間豈不閑雅韓持國贈先生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不能忘外樂綠尊紅芰對西曛先生酬云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𨚫應分別更迷真尾句當細味可也如傍花隨柳過前川一

絶與前靜自得之句天下無不熟者

讀王荊公詩說跋

王荊公詩說極有佳者其說七月之詩曰仰觀日星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治自內而外化自上而下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不作無益也備豫乎桑田之事而已非特備豫乎桑田之事而已也苟可以除患者皆備豫焉不貴異物也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非特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也苟可以成禮者皆致美焉人無遺力矣故事不

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夫然故天不能災人不能難上下內外和睦而以逸樂終焉此七月之義也（回謂此一段文勢鏗鏘瀏亮）又流火至栗烈說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曰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則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者氣之先至者也周正建子而此所言皆夏時者夏時稼人所見所謂人正也授民時則用人正固其理也（此說回得之王

厚齋極喜之

惟剥棗說云剥棗者剥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古註音朴讀爲剥皮之剥非也荆公集中已有奏狀乞删改矣回謂荆公之學似管仲管子書今行於世其所以興利致富强之術與先王之意相背馳如氷炭矣而其言語議論亦時出於先王之緒餘觀之者以爲此先王之所爲也而實則不然荆公說七月之詩論先王之治如指諸掌然卒亂天下者何也其少也以文章學問知名未必有自任治天下之意文章學問之名既盛位日以高主眷日隆於是一旦以其意治天下而文之以先王之言於道理規模實則未有真見非若管仲猶有

所見於一二也然管仲之禍止於齊國而荆公之禍至今未艾者管仲止於治一國身死之後伯移於晉故其禍淺荆公合天下宗其說身已死而𡟱黨盤錯於中外諸君子攻之不勝繼之以章惇曾布京卞之報復舉天地間心術皆壞焉而莫敢為異是以其禍如此其烈也管子之書文多可觀而其術有市井之所不為太史公及蘇子由或不盡信之以為游士附益之說荆公之書往往可觀勝於管仲今天下亦不甚宗之然前輩鉅公不以其行事廢其立言或猶有味其說焉是重可嘆也管仲明知王霸之異急於立功救時故託王之名行霸

之實霸功成而王道衰開天下後世功利之習自管仲始而一時尊周攘狄亦中國之一幸故回嘗謂管仲者一時之功臣而萬世之罪人功取其事之可取而罪以誅其心之當誅荊公者其心灼然以為王者之始止於如吾所為其聚斂也其用兵也其踈君子進小人也自以為此皆王道也聖人亦不過如是則其所見又出管仲下矣荊公者尚不識王霸之分者也

讀劉屏山詩跋

屏山劉子翬彥冲詩極佳其悼李奉云氣驍嘗忽敵身殁始知名故妾辭空帳殘兵口別營下三句有唐人風

又有云鴈起平沙晩角哀北風回首恨難裁淮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紫色蠅聲眞倔強翠華龍衮暫徘徊廟堂此日無遺策可是憂時獨口萊甚佳又汴京即事云空嗟覆轍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銷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大師橋近年用此二句換易為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者為時相所黜非惟不善蹈襲抑與屏山用意異矣又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淒凉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

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皆極詩人之趣師師即所謂汴京魁妓也感時傷事詩家不嫌如此不知音未必不曰為聖傳十論者亦復爾耶

讀朱文公書劉屏山詩䟦

屏山集中有潭溪十詠又有續賦家園七詠文公嘗親書之而總題其後曰病翁先生潭溪十七詠門人朱熹書于細讀其詩皆幽遠淡泊有無窮之味其首篇曰悠然堂吾廬猶未全作意創此堂悠然見南山高風邈相望賓至聊可娛無賓自倘徉其醒心泉曰藤蘿掇不開石竇一鏡明携瓢酌清甘諺然瑩心神我病不能酌時

來聽泠泠其懷新亭曰茅簷入竹低曠野時寓目寂寂
農家春新秧滿田綠何時稻登場秋山響蓬摸其宴坐
巖曰不見暮樵歸寒山雨中碧其南溪曰聊為溪上遊
一步一回顧悠悠出山外浩浩無停注惟有舊溪聲萬
古流不去其百花臺曰何處春光多時登百花臺主人
澹無情林花為誰開使人一唱三嘆可與韋柳相上下
云病翁屏山自號嘗有句云我年三十號病翁

讀朱文公儀禮經傳跋

朱文公取儀禮十七篇分配門類廣掇諸書充衍其義
已成者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有儀禮以為之經而諸

書之不出於儀禮者亦揭之以為經低一字而書之者為之傳有註或疏間斷以己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王朝禮無經而有傳名曰儀禮集註蓋為未成書也嘗屬黃勉齋續為喪禮祭禮勉齋後成喪禮矣祭禮已藁未成其門人三山楊復號信齋續成祭禮皆以儀禮或諸書為經它為傳皆名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南康先嘗刊文公儀禮及勉齋續喪祭禮於郡學書監取之以去其楊信齋所續祭禮淳祐六年以江西憲鄭逢辰繳進併有儀禮圖十四帙特贈復文林郎其子心得免解三次今並傳於世獨儀禮圖則予未見由祭禮而詳文公之

言之意郊祀天地當南北分祭而合祭非也廟制當正太祖之向左右分昭穆而同廟異室以西為上非也以原廟附於老子之宮尤非也祧四祖別為殿而祫祭乃以太祖東向亦非也郊當配一祖而並配藝祖太宗非也明堂當如周之配文王而誤認嚴父之文遍配其父併祖宗焉非也良由諸大儒不皆得位故性理之說發明無遺而國家制度多不合於古大綱正故化之原有餘而政之用或不及然不幸而惟王安石得志功利之心既勝專用小人故所為更張雖間有當於事者而弊已不勝其多由如思之不如因循扶持之為貴也中間

亦嘗舉行北郊何救於亂若如丁大全當國增高宗於明堂四聖並侑則尤出唐武后之下矣禮固不可輕議也

讀樓攻媿桐君祠記跋

桐君藥錄人相承用之不知桐君何人也樓攻媿桐廬縣桐君祠記云荆州多荆薊州多薊豫章以木氏都酸棗以棘名邦兹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有隱者採藥求道於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為桐君故桐江桐溪桐峴皆以此得名既為縣又因以名郡焉然則桐君姓名蓋不傳也攻媿又謂嚴之高士三人子陵

隱於漢名終不可泯方干隱於唐又以詩顯桐君隱而不知為何人其殆最優乎此亦善軒輊立論者

讀太倉梯米集跋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及見南渡前諸老紹興中仕至右司知興國軍自號竹坡其集曰太倉梯米集嘗謂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得此語於張文潛李端叔又謂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予謂此言皆是集中甚多佳篇五言如日日湖邊鷺頻來我不嗔故山無百里客舍遂三春紅落含桃過青垂小杏新光陰花委地飄泊燕依人其格律句法可覘也又幅巾霑雨過

拄杖看雲移長鬚吸水去小艇得魚田冠欹從自落門設未嘗扃附壟田成陛傾崖水作簾木杪收殘照雲間得數星雲破千峯出秋隨一雨生幽蟲近床語黃葉到堦飛好句貧猶得衰容醉亦丹皆清新可喜但秦檜生日詩及序當乾道乙酉唐文若為序不刪去何也少隱嘗有七言排體一聯云設客元無琴裏曲供官尚有篋中詩其說謂古今語未嘗無對琴家能說俗耳者為設客曲頃時有作送太守詩者問之其人曰此供官詩不足觀於是以設客曲對供官詩秦檜當國勢燄薰灼自非胡澹菴之徒寧免作供官詩為壽刪之可也辨碧雲

騘事為非梅聖俞所作此非私於鄉先生乃公論也少隱紹興元年避地山中不能盡挈羣書唯有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黄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已陳去非八家詩抄為詩八珍以謂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予謂此豈適然學詩者不可不會此意取柳不取韓取黄不取蘇取杜不取李有深意也元白巨帙予嘗摘抄然皆律賞孟郊苦思出奇可選而觀韋應物幽淡篇篇相似難選王荆公詩好者尤多予亦嘗摘抄矣梅聖俞吕居仁楊誠齋陸放翁四大家詩亦不可遺云

陳同甫所與晦翁八書淳熙壬寅書二其一謂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以失之偏今欲鬬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亮所不解其二錄所謂雜論五篇者以呈晦翁今不見於集晦翁時為浙東倉多言救旱不及講學癸卯書一論晦翁按唐仲友事亦不及講學甲辰書一深諱晦翁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譏以漢唐暗合天理之說為非且不然架漏牽補之說堅謂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惟時有轉移不無滲漏其後乃有人儒之辨乙巳書三其

一力為漢高祖唐太宗雪冤以為皆君子之射惟御者之不正欲攬金銀銅鐵為一鍋謂天地常運人為常不息以闢架漏牽補之說其二大諱晦推尊漢唐貶抑三代之譏謂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心有時而泯不可謂千五百年常泯法有時而廢不可謂千五百年常廢然同甫自悔金銀銅鐵鎔作一器為措辭之失矣其三立開眼閉眼之譬謂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後世英傑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開眼運用即是赫日之光明不可以閉眼為盲不可以開眼為盲者摸索暗合其說甚為支

離且詆晦翁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
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結壇似乎
理不能勝繼以怒罵矣丙午書一為第八書夫然後有
云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
偽而一於至公者也亮所以縷縷者所以開拓大中張
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然則必久至於是而後心
服也當其辨論之殷錄往復書以質之陳君舉君舉答
之書曰往復諸書熟復數過不知更幾年間更有一番
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
勢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

一著也予謂此言切中同甫之病然君舉雙立判斷於後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為同甫之說以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為晦翁之說由同甫之說則是三代聖賢枉作功夫人力可以獨運而上無兢畏之君由晦翁之說則是漢祖唐太宗賢於盜賊不遠天命可以苟得而下有覬覦之臣以同甫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以晦翁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嗟乎君舉所評如此其亦陰右浙學者非歟

讀陳同甫文集二跋

或問陳同甫之文何如予曰時文之雄也酌古論縱橫
上下取古人成敗之迹斷以已見拾戰國策史記之遺
語而傳以蘇文之體乾淳間場屋之所尚也上孝宗皇
帝三書氣太盛意太迫以布衣之士而欲限以十日三
日得對清光何其躁哉且歷詆當時公卿皆不足以望
上之萬一是亦召禍之道與晦翁論辨不平心定氣而
肆其俠客辨士之風兼有禪衲棒喝之意年二十六薦
於鄉又二十二年廷對首選老矣乃祖故有狀元童汝
能之夢故幼名汝能而字同甫後改名亮此何足詫而
以形諸告墓之文送韓子師序足以見其狎侮邦君而

無含蓄涵融之象送吳恭甫序足以見其所交所喜在乎跌蕩而以發其借彼喻已之私凡策問騁粗迹而略精義凡書簡肆俗語而少雅言葉水心為其文序而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真西山非之乎亦非之謂同甫得一狀元足以盖其平世之非何所見之陋耶同甫幸脫囹圄卒不令終殆器識虧欠為之惜其遇朱呂二公而不能有所化也

讀陳同甫文集三跋

陳同甫兩下大理其一鄉人讌會末胡椒置同甫羮中同坐者歸而暴死疑有毒逮坐及同甫其一民呂興何

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復入大理此葉水心所書墓銘也然予聞婺之富人子携妓遊某寺登講堂妓歌絳黃龍勸酒富人子騃子也容令如即尊位狀后妓而相同甫以此遂興大獄孝宗抹獄卷置不問水心不書又同甫魁天下而歸虐使桶匠欲取其女俾為方桶桶可圖不可方同甫百端怒詈匠恨甚以桶刀殺之水心亦諱不書曰病一夕卒非也侂冑得志慶元黨五十九人有起廢為盡力者葉水心且不免使同甫無恙其出處同背蓋未可知云

讀陳君舉答晦翁書跋朱陸諸公各有得失不可專是其一也

晦翁徵詩說於陳君舉答謂時時諷誦偶有感發或與士友言未嘗落筆又謂企慕三十年間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它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驕吝以此益覺書不能宣今按長樂之爭謂淳熙十五年戊申六月晦翁以新除江西提刑入奏除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以論易西銘非是有慚於公而遣吏抱印廹令供職輒劾公也臨川之辨謂淳熙二年乙

未鵝湖之會陸子壽子靜執已見議不合當時言語論難學者不傳其後於林栗辨易之年冬十一月復陸子靜書始深明無極太極之旨而力攻子靜之失也永康王伯義利之辨往復諸書在癸夘甲辰乙巳間蓋東萊死於淳熙辛丑鵝湖不合東萊與聞陸林陳三人忿對喧呶不知自反東萊不及見矣陳君舉非不知三人之曲顧惟恐巳之所聞為公所培故斂退而托之辭然含糊鶻突無所是否反以矜持刻畫病晦翁其亦浙學護短之態歟

讀胡評事夢昱書跋

偶讀胡詳事夢昱所上書言濟邸事及所與史彌遠書文理明暢一字不可增減大計久計四字尤佳所引恭世子戾太子忿氣散不散尤精於幽微者其視貶死為何事哉在象州作皇角詞有鐵漢之語眞可謂鐵漢矣廣西憲錢宏祖蛇豕小人遽欲殺之以媚權臣今事久論定宏祖空復遺臭耳

讀宏詞總類跋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鈞臺陸時雍守建昌軍刊宏詞總類以秦檜之文冠其首作序謂之日下有五色雲表以君喻日以臣喻雲固可喜謂檜意在捧重輪而瑞聖朝

則巧於俳者矣擒詞利露布大宮東惟明明廟謨請付
史官之直筆矯矯王造應有儒生之雅歌一聯佳謂其
志在口口以靜中國則口口誤國未嘗有擒頡利之心
雖俳殊不切題汴都志序楚漢龍淵銘俱平平是科也
紹聖三年以經術取士罷詞賦故立科曰宏詞四題分
作兩場大觀七年更名曰詞學兼茂科南渡後紹興三
年以工部侍郎李擢奏乞取紹聖宏詞大觀詞學兼茂
科更加裁訂立科左司王岡等乞以博學宏詞科為名
六題分為三場檜乃宣和五年以客州教授中詞科兼
茂科也近世廢之為是又以士不習偶儷殺其恩數以

試俗呼為小詞科自紹聖創學以至靖康之亂凡有司之命題與試者之作文無非力詆元祐以媚時相四六於是愈工而祖宗時文章正氣掃地天下文人才士心術盡壞知獵一時之榮而不恤萬世之有公議痛哉

讀李濟水集跋

長安李復有濟水集刊於信州晦翁屢稱之子近得其集論車戰及邢恕造舟黃河事說易尤多可取蓋早有聞於橫渠者未詳知其出處也及讀樓攻媿集謂濟水先生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論不合坐廢則必忤童貫也金□□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為僞

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卒死於賊則必靖康時也有孫龜朋字才翁為叅政錢端禮之館客端禮孫象祖之師嘗魁流寓解不仕有迂論傳於世居台州

讀盤谷序跋

唐三百年無文章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此東坡之言也然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兄起家為太子賓客上柱國元和初為銀夏節度使徙節武寧鳳翔通聲色徙武宣以侈費激李臣則之變家死於兵後起於河中又以荒侈敗未嘗能踐文公之言也寶慶府有李洪芸庵類藳言愿博徒之雄考歐陽公集古錄序以貞元

中刊石昌黎時二十五歲自四門博士得御史為李實讒貶山陽令有激而云愿於隱士不足以當此序也

讀劉章稊誌跋

劉章稊誌疑陳簡齋集二詩為非簡齋所作其一獻門俗子令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風饕雪虐君馳去蓬户那無酒一杯其一寧食三斗塵有手不揖無詩人予謂此二詩怒詈誠太露然詩人每惡俗人山谷云德人泉下夢俗物眼中埃下一句不已甚乎劉評詩不當者甚多

讀續釋常談跋

釋常談古有此書而乇歷陽龔頤正為續釋常談釋人所常道之語也石湖為之䟦然不皆常談間有奇語李密時民謠匙貴於杓鹽貴於藥成實論兎角龜毛蛇足鹽香謂皆無者東漢光武詔語懸牛頭賣脯西漢卒更踐更過更更戍左傳客氣李陵傳注眼語漢上題衿眉語史記毛遂目笑金鑾密記鼻笑皆不可謂常語也細作二字予讀左傳奏諜注中有之則晉杜預時已有此語龔引北史平鑒傳及報應錄一出處為始則非也

讀簣牕荆溪集䟦

水心生於紹興二十年庚午簣牕生於淳熙七年庚子

少水心三十年荆溪生於慶元三年丁巳少蕢總十七
年水心之卒在嘉定十六年癸未正月二十六日年七
十四開禧三年七月水心罷江淮制置閑居十七年蕢
總年三十五登甲戌袁榜為青田尉時以書見水心一
見許之為晁張荆溪年三十登丙戌五榜年十六時從
蕢總年二十四時以書通水心為道學名實之說以九
鼎為譬而詆夫名為舉而實未嘗舉者頗似迎合水心
答謂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
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耳
回則謂朱張呂三大儒未嘗有是說也出於其門名為

舉哄而實未嘗舉以之欺世未有事久而論不定者顧何患焉簣腮為文已成而印可於水心初藁是也續藁學水心文造語用字全似蹈襲則不可矣薛叔似墓誌云刮皮脫澤晶熒流通時永嘉經制宗薛士隆理學宗鄭景望公既叔事薛且師事鄭又與陳君舉數公博蓄廣攬得其粹完陳無已學南豐文山谷詩不如此摸倣也水心為佗胄一再出有可議而簣腮自寶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亦可憾也荆溪祠天台六先賢於學簣腮亦與謂陳公之滯於三舘也鄉人囑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為相所親㗒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與陛對失

人心一跳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辯之不隨也回謂不為不孑不顧三事未為極節不隨一事端平初舉朝一辭也永嘉諸人嘉泰開禧間出處乖剌謂文足掩行未也嘉定亦不同端平者多矣篔牕之心迹亦未也荆溪之文稍不及篔牕各為哭水心詩十力量輕重不見荆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未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於韓柳得一班耳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太工回謂水心文惟其太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篔牕祭水心有云始見阜陵則末年之冉冉再遇光廟則初元之怱怱荆溪祭篔牕又云聯

東甌兮十年之冉冉貳監冑兮數月之忽忽水心誌箇

愢毋云左腕乳褓右手縫緝荆溪毋事狀云左提抱右

縫紉左乳哺右沐櫛文章機杼果脫盤而已耶歐公云

韓文雖高不必似之荆溪嘗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

心文予已取其記序誌文評之箇愢荆溪皆長於銘墓

及序記如四六疏文之類皆可删水心多以瘦辭險語

詆朱文公尤不取象山二人無此膽此弊而荆溪於隆

興張呂陸之祠强爲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爲記

文以示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爲是而陸爲未然不可以

無別也近世諸人往往畏江西之黨如包恢無知爲三

陸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周子之言夫論學且爾則為政而行公田宜其無忌憚也四明江西合為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護之過矣然近人文未有能過篔牕荆溪者篔牕諱耆卿字壽老仕至國子司業直舍人院端平三年卒年五十七荆溪諱子良字明輔嘗為兩浙漕湖南漕忤嵩之清之終司農少卿寶祐丙辰致仕年六十皆台州寧海人表兄弟也

讀包宏翁弊帚集跋

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號宏齋建昌軍人父揚字顯道號克齋朱文公有答顯道二書謂其忽畧細微徑趨高

妙人謂向見前輩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其二口詳道敏道亦有書答之皆欲救正其為學之偏三昆仲以陸象山頓悟為宗以讀書窮理為障蔽者也恢淳熙九年壬寅生慶元六年庚申年十九嘗見文公於武夷嘉定十三年庚辰劉渭榜三甲進士初任光澤簿次任建寧教袁甫廣微為漕守因相與崇象山之學為浙西憲時俗以包屠呼之於包龍圖中去一字謂其酷也景定四年癸亥年八十二矣知平江府兼發運使賈似道行公田法時諸人皆知不便而不敢言惟給事尚書徐經孫嘗以書諫惟知臨安府浙

西帥魏克愚不肯奉行苦言勸止似道初患愜屢更民事或不見從馳書諭意愜以為不可則止矣乃披襟任責不辭且贊以為是似道大喜語朝士謂包道夫答書肯承當矣於是先行之平江而克愚重得罪經孫遷翰苑而逐愜老繆貪進失人心戕國脉自此舉始移紹興帥召除刑部尚書咸淳二年丙寅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丁卯正月郊祀愜老病不能拜似道尋遣人紿曰臺諫有疏愜踉蹡出闢遁依舊寺祠其月四日也年八十六矣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又明年戊辰十一月十二日遺表聞贈少保年八十七前輩謂

保晚節難恢豈不知公田之非得一端明僉樞而遺無窮之譏可鄙也今讀其集文晦冗而敢於誕所爲三陸祠堂記梭山曰九韶字子美復齋曰九齡字子壽象山曰九淵字子靜梭山疑太極圖說以無極爲老氏之學周子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文公集有答陸子美書回嘗摘抄二語以示學者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政不待恢阿黨私門也恢所著開闢洪荒說有云昆侖圖通無形象無窮極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自言之而自違之可乎力辨象山非釋氏禪學口費氣餒他日乃曰象山嘗聞鼓聲而悟然則非禪而何少年初

見文公乃父亦出文公之門而為左袒學之所入不正強為説而心不明則臨富貴而失其守也至為太極圖策問謂太極未有形今以一圓形而為圖則是有形矣回謂恢所疑如此則是聖人以一奇一耦畫卦亦非也又誣詆通書似道德經則肆無忌憚矣或謂恢本教村學兼善談命健啖嗜犬肉世道衰而怪物作悲夫邵子云太極既分兩儀立矣其於太極片言而盡朱陸二公何其紛紛也

讀鄭北山集跋

北山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縣人元祐四年戊辰五月二十三日生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生日卒于封州

年六十七政和二年辛卯貢辟雍紹興二年壬子進士第三人年四十五矣八年戊午入察九年已未以秘少從樓樞密路出諭京陝過從十一年辛酉為川陝宣諭使明年為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在蜀六載十七年丁卯忤秦檜謫潯陽監濠州徙封州安置十九年已巳春也葉水心謂中興成功業者不數人而亨仲與焉然後以無罪死烟瘴文簡古詩峭徤在封州詩尤佳如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樹猿啼荔子丹畫角樓前皆閣外虛棚竹上是人家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背風香更幽四隣酒熟人常笑萬木秋深葉不枯一句如芭蕉葉底稻田黃

小牕欹枕夢春耕最愛縈廻水自由雨餘燕向花間出皆竒麗五言如花少蜂蝶瘦兩用之想自謂得意又如慕低無對手絶妙盖甞與陳簡齋同舍其薫陶有自也回生於封州而先君不生還讀此集至郡人酷嗜尖頭蔘河豚魚及每夜無燈春碓則燃松明為之灑涕

讀後山詩話跋

後山詩話二卷回讀之非後山語也第一段改太祖日詩云方離海底千山黒纔到天中萬國明不如真本自然北浪此聯淺露委弱後山詩勁峭孤拔不為此等語亦不喜此等語也内一段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謙

與今黃亞夫謝師厚學之回謂山谷少孤後山皇祐五年癸巳生少山谷八歲必不識其父此乃稱為今黃亞夫非後山語也又一段舉山谷買魚穿柳聘嘴蟬詩下云雖滑稽而有味千載而下讀者如新非後山語也此殆好事者托名為之其評吳僧白塔院詩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為分堠界子語然後山集錢塘寓居詩有云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回故曰此詩話非後山所為

讀後山詩註跋

後山元符元年戊寅和魏衍同登快哉亭詩任淵註欒

城集有此亭記亭在黃州不知此詩屬何處也回近讀賀鑄方回慶湖遺老集始知亭在彭城郡之東南隅提點刑獄官廨也熙寧初魏郡李公持節作亭郡太守眉山蘇公命曰快哉亭下有爽塏數十步即唐人薛能陽春亭故址賀元豐六年癸亥為徐州錢監官賦詩云飛亭壓城隅空闊延四望夙昔兩文雄胡床此相向謂東坡與提刑李邦直清臣也東坡時謫黃州故賀詩又云魔車忽南北榮辱生譽毀至元符戊寅則東坡又謫儋耳故後山詩云來牛去馬中年眼朗月清風萬里心懷東坡也黃州之快哉亭清河張夢得謫居亦東坡命

以此名子由作記亦在元豐六年亭名同而地不同也任淵不知徐州有快哉亭盖南渡後鮮有中原圖經耳子由在徐州又有邦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詩云舊書半口口口口清簟横眠似欲秋聞説歸朝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否即快哉此亭者回此過彭城登覽黄樓遺跡所謂老畢篆大蘇碑猶存而樓僅有破礎在瓦礫中居人寂寞一時亦不知快哉之何在云

跋國史定菴胡公升丁巳雜藁

屈子之遠遊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吾晦庵先生釋之曰神仙度世

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乆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末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斯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没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之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回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其言而深悲之歲寶祐丙辰丁大全攙言路將得志用事逐董丞相槐嗾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與過大理寺以恐嚇之然後擲置北

關外夫丞相有罪可罷也小人作威蔑國體若是則不
可當是時縉紳學校咸切齒不平端明尤公提綱史事
對客竊嘆遄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為史
館編校尤公素所厚客也大全怒逐尤公或告公為尤
公藁疏者天府陰奉旨逮公簿責籍槖楮閱視之無有
則以史事据摭寳慶以來一朝立傳臣僚未嘗修纂遽
謂公為口人口人傳謗訕索其藁公對有理猶坐他誣
謫九江徙臨汝又徙南安今所存丁巳以後雜藁者自
謫居至今所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清淡幽而光微而
而顧如其為人公生於晦庵先生之里先生之高弟葉

公味道乃公之師公被逮時衣器書硯蕩盡平生著述片紙無遺嘗為四書增釋訪求朋舊閒得所抄中庸大學論語矣而孟子終不可復得斯文者蓋皆公之老筆也夫人學聖賢之學悟性命之理而又閱世故更患難文之精奧不言可知回所獨喜者公之壽也屈子所謂來者吾弗聞晦庵所謂願少須臾無死以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者卒皆抱恨九泉不及聞睹公今年七十有六巋然老壽為世全人而大全及其黨蹤消影絕久矣獨遺臭有不可泯公雖位下力微顧外物去來何足控摶（把玩也出賈誼鵩鳥賦）而天理之終定者身及見之則其胷中灑

然當何如耶回先君知縣獲託交於公之太師使君嘉泰壬戌同入上庠嘉定壬申先君升舍選俟廷對過公先太師之居公年十五在侍傍見為謂回貌類見君握手悲言相勞問回生晚後公三十年獲拜父執又得誦公之文而有感於屈伸消長之際也書是說歸之以托名於不朽云德安使君嬰字然明尤公名焴

跋羅鄂州爾雅翼

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君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為守始刊布之回聞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

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陛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巳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庵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裒手抄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讎雖度間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竊謂近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襲多靡勞餘力名義曉然古人有終身

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瑾陸機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為儒易易哉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死生以祠廟言鬼神詖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本草為世之害而不以誤註易為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侯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攄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粗口無不一歸於是云郡

人後學方回敬識

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其先或曰尤蕭然千巖蚤世不顯詩刻留湘中傳者少尤楊范陸特擅名天下三家全集板行遂初先生尚書文簡公厥後□□□獨未暇及此歲在甲戌公之曽孫尚書都官郎之孫滁陽使君之子為古歙通守博雅好古善飛白行草八分書詩有家法以回嘗請益斯文慨然有感先以公詩凡二十卷鋟諸梓命回是正訛偽回謂光堯龍渡時則有詩人陳去非呂居仁徐師川韓子蒼之徒

所謂及聞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鉅公出焉非以其渾大典正與中原諸老並歟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公與石湖冠冕佩玉度騷娩雅蓋皆胷中貯萬卷書今古流動是惟無出出則自然近世乃有刻削以爲新組織以爲麗怒駡以爲豪譎觚以爲怪苦澁以爲清塵腐以爲熟者是不可與言詩也舉是而泝沿上下其説則於今而夢想乾淳之盛者又豈止於詩而已哉

跋尤氷寮詩

詩不過文章之一端然必欲佳句膾炙人口殆百不一

二也非有上下古今之博識出入天地之奇思則雖欲日煅月煉以求其佳亦不能矣咸淳癸酉之夏錫麓氷察尤公來為紫陽別駕回適亦奉岳祠歸獲以屢詆進拜首聞公下車有詩曰累重無歌舞官閑省簿書上一句蓋佳句也自是時與酬唱公佳句捷出明年秋某將之苕霅又得公見示晚鍾詩有曰三條椽下歸空榻百尺樓中透遠峯幕府有聯句賦落葉者公一聯曰蟻返愁尋穴鴉歸喜見巢蓋皆句之絶佳者也於是公與某痛飲夜出扣角吟一編退而讀之佳句如蝟毛雜出而口之所謂口佳句口猶未以入集則是編也公平生口

棄遺者多矣夫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而一有焉皆足以不朽公之曾大父遂初先生不朽人也事高孝光廟以姦特立之召口口丞相出范村不能挽得疾而終公之伯父木石先生不朽人也事理廟以丁大全擊董丞相擅勢威厓上疏訟之由是去國不起名節家傳不但以文章照耀天下公好學嗜古恬退雅淡所存詩雖不多而句之佳者多自足以為立言之不朽者矣佐郡終更訪落收召是必踐二父世官且將立德立功以畀足于青史吾恐不得相從夫夜半飯牛者之歌也

跋趙一溪詩

少陵謂太白詩清新如庾俊逸如鮑予嘗欲摘取庾鮑集中所謂清新所謂俊逸者盡寘坐右與太白詩日夕觀之窮其源見其脉而咀嚼其味庶幾神交與之俱化以冗病未能也歙邑口夫泉南趙侯自號一溪年未踰三十而詩集已前後數百千首邑不可易治詩不可易工侯治此難治之邑而詩每出輙工尤不見其難抑可謂天才矣是集也清新而不刻俊逸而不放飄然不群之思與光風霽月浮動天外不可模倣世有未嘗讀庾鮑之詩者讀一溪詩足矣然則一溪者固今之太白也梅聖俞以郭功父為太白後身使見一溪又當何如其

擊節耶侯高士軒近賦有杯光浮氷雪劍氣射斗牛之句胷中耿耿是與使高將軍脫靴者同為宗英中一角麟後有識者必以予為知言

跋昭武黃潆文卷

士所以異於衆人者言立而不朽場屋之□□□□暮萎諧於俚耳而從世俗之好暫焉有聞而卒泯滅於不朽之口也是故為文不及西漢為詩不過晩唐足以名一時不足以名萬世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能言之士颷雜麟襲文有西漢風詩如唐之盛時則其人有數後世學者率不能進於□□自畫而嘆曰彼皆天下才逌鳴

呼其然歟今夫冶者之為器鍾虡罍彝陳列宗廟觀者以為渾然若天成而不知其鑪鞴之勤模寫之巧非一朝一夕也今夫匠氏之為室屋千門萬户之宮輪奐拖虹霓觚稜切雲漢豈神剜而鬼刻之蓋亦聚而羣材集而衆工一斧一斤之積也然則士所以立言而至於不朽者學焉而已耳何天才之有哉昭武黄君渫少於余十餘歲得其詩文若老於予者篇有新語語有新意金陵一賦浚二都轢二京駸駸乎相如其詩有半濃半淡四山景快雨快晴三月雷橋影不隨流水去漁歌偏帶夕陽來千峯陳公賞之近題鄭介公祠有曰當年不作

南行客他日應無兆狩人官似虱微言許大肉如蟻飽道方伸口不但賞之且心服之前四句脫灑融釋翛然塵埃之外後四句痛快哀憤有切於世道由此進進未艾是將可以不朽夫作文之初濡墨引紙無一字可人意至其成也無痕迹之可窺竟日思詩思之又思或無所得而佳句驚人不以思得之也極天下之用力而後自然無所容其力眼中縱橫短長所見無非是物夢寐食息不忘則其所出有不約而合者矣黃君勉之惜乎其歸之急猶不得朝夕相從以窮究夫古人之所以不朽者也

跋樓楚材詩

予昔賛幕金陵一日僮持刺入漫矣視之□□龍太初見半山例書曰詩人樓楚材予請先以詩示然後差日相見蓋予晚進不敢如半山以沙詩試君既得君行草書一卷與太初讀之大抵多着題詩如太初賦沙之類又数日始見君服古□貌癯儼如長松秋鶴君意以予為可語者耶故不求知於他人而獨於予求知惜乎予之無能為半山役而君之□太初也今試舉一二以俟知者於牡丹云看來固是最低樹外此都無許大花於木犀云秋香無比魁天下仙種非凡□月中又云滿闔

浮世香俱有與廣寒宮花對開於荼蘼云春將結尾去
時有花在蓄身高處香又云晴霄有月與佳色春圃無
花可比香於藕花云房生裏面子虛實柄折中間絲短
長於楊花云從來把得堅牢處不是晴明不肯飛又云
名園不是無花卉凌駕春風不似伊於瓊花云一株種
外無遺種九箇花間有細花於鷺云混融月色江湖夜
照應蘆花島嶼秋又云晚歸烟樹佳猶見曉向雪汀飛
若無於鶯云蝶戍擒處身粘粉花蹈翻時足帶香於雨
云野花狼藉桑麻長除郤他邊禰這邊於雪云吞氊固
是眞難事要辨人生是與非於屛風云有時移向西堂

去一座青山逐手來於畫石云玲瓏不許多呈露只借
時人一面看其有一句佳者如西湖之鷺等魚船近了
飛如芭蕉之小心抽出大規模如雪之除屛簇外少青
山如菊之婁婆娑地却禁霜如愛梅之又欲其生樹上
苔如牡丹之器量不爭正二月又有五言佳者曰雲掌
日陰晴曰野花香勝名曰窠花盆是地巢燕屋為天曰
天晴常網濕船窄自心寬則漁父也曰不須憂暑氣有
我便無它則扇也曰要滿地畀處常鳴石激時則水也
曰着馬輕鞍重隨僧皂衲斑則雪也其他可取尚多或
有過於口口要為皆有思致其分也如十尺之物可折

為百寸而不差其合也如水之月與天之月無少異處用心亦良苦矣雖平篆口星半口口取辨桃認杏坡老識之活法所在又不可以一律論也

跋吳古梅詩 龍翰

或問昌黎門人詩孰優賀春圃之麗日也口口濤怒之風也籍秋場之豐年也島黃花寂歷秋則曉矣郊冰厓霜壑生意不露者也然則孟優矣視韓何如曰月口星心猶有斧鑿昌黎南溪始泛諸篇兩山真公選以入正宗者惟韋柳可近之十琴操亦詩耳雖韋柳不能近也而況於諸人乎故曰昌黎備四時之氣以文章大體言

天地同流萬物皆備以詩一端言之不如翁也腴之不如瘠也麗之不如質也自會者不求知自得者不用力也吳君式賢嗜奇學博為詩有驚人語如毛髮不可算自趙明府所喜之外五言猶有寶刀重如命命輕如鴻毛妾心江岸石郎心江上水及亭柳拂棊局瓶花落硯池野燒經荒塚斜陽照斷碑七言猶有月侵鶴背夜巢寒琴聲大勝俗人談病骨瘦於秋後葉松子落獻山帽響與夫等客不來僮睡去自搖脩竹和新唫胷次誰當有邱壑便容攜酒上樓來尤予所深喜者然私竊有取於觀摩之義欲其翁之瘠之而返於質故書是說而

歸其編云

跋吳友梅詩 瞀深

物之初未始有聲也形相戛氣相磨而後聲生焉莫盛於韶足以儀鳳舞獸老嫗之篪牧子之笛至微也而或聞之者爲驚怛悽愴何耶是故詩人之詩其盛者鍾律鏗鏘享帝薦廟之樂也其微者亦猶一吹一彈之成音焉三百五篇□□寒郊瘦島雖微可廢乎哉吾讀吳君友梅詩舊矣以韶□之則□以塢壁村落喻之則貶吳君精於琴君之詩其猶琴乎夫琴斲□木弦以絲徽以金石吟之以指爪亦聲也而其聲與它聲迥□不同則

是凡天地間之有聲者雖本於形與氣之所為而其所以感人動物之妙殆必有超於形氣之外者以為口口歟吾思其說而未之達也試書之以問吳君焉

跋汪崇亮詩

汪崇亮袖白雲漫藁見示以英妙之年為老蒼之作與先祖太師旌德公詩氣骨殊相似第旌德公祖述後山而崇亮頗多近體耳其青溪主客歌云野王手奏淮淝捷門戶歸來有旌節伸眉一笑紫髯秋袖中猶挾柯亭月山陰主人載雪舟掀篷繫纜青溪頭平生耳熱欠一識若為牽挽行雲留一聲橫玉西風裏蘆花不動鷗飛

起馬蹄依舊入青山柳梢浸月天如水此樂詩之最佳者溪鷺踏影立風蟬曳聲過五字之佳者也夢回酒醒不知處月靜人稀方憶君絕句之佳者也餘尚多佳處崇亮勉之哉夫夢寐食息不忘是謂好心會焉心不能語是謂悟木之升苗之碩莫知其然是謂進崇亮春秋甫二十有五好而悟悟而進予知其將不可及也然嘗聞之先生君子感慨不可無忌乎淒楚痛快須有餘貴乎涵蓄有李長吉邢居實之長而無其短崇亮之進也奚可禦哉

跋汪君若楫詩文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明淶園翁以言道而虛谷翁以言詩文詩文亦道之一也胷襟必有自得之地然後所謂善者聚焉而不散存焉而不亡故曰中無主而不止口疑審是從師取友必得其人則告我者必以善而所見的故曰外無正而不明吾鄉汪君作舟以其學之餘爲詩文盈編中其已有所主耶天地間怪奇粹精將盡歸之然外以求正於不能詩且不能文之子則非所謂印證之確然者也主於中而正於外正於已而明於人先後次序君其加意於斯則何但詩口口而已哉

跋吳蘭臯詩

予年二十餘以詩遊於竹坡秋崖二先生之間二先生喜稱道蘭皐吳元倫佳句說着梅花便說君坡喜之人如中酒落花風崖喜之坡今仙去二十餘年厓亦十餘年而元倫年六十予亦老矣細讀元倫摘藁如泉幽照影清者予擊節喜之淡靜幽深有賈浪仙之風而人世如無夜勞生事更繁亦古人所未道昔者山谷喜宛邱漱井掃花之詞誠齋謂後來全集別有天珍恨山谷未見者予於元倫亦云蓋坡厓所見者元倫中年詩而予所見者又有晚年詩元倫進而予不進則予徒老也可恥哉

桐江集卷三終